

東

塘

集

九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汪本中

謄錄監生臣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十七

宋袁說友撰

啟

賀兵部王尚書啟

竊以聖天子千載之遇若時明良大司馬九伐之權畀我英傑惟威望四馳足以傲睨於當世則孚號一出是以度越於諸公蓋天意人心之既同宜位貌班聯之益峻聞者胥憮翕然同辭當國家治平之秋暨疆土全盛

之日上則垂拱無為以聽萬物之自治下亦精白承德
而惟故事之奉行方是時也蓋得人為無難願在列者
雖寸長而亦可居今之事實大不然中國之可復而欲
行未前之勢常忽而弗之思內治之益修而棄本齊末
之風知敝而莫能改悠悠歲月之逝泯泯山河之歸拊
髀空嗟挺身亡有竊思今日之大舉豈曰中材之可能
必有當代英傑之儒乃副吾君神武之略漢高謂吾用
人傑所以決劉項之得失李尋謂朝有英雋所以致精

神之折衝彼衛綰石建之輩何能起中葉之衰而鄭絅
德輿之徒烏足掃淮西之僭故當大有為之主必得不
世出之臣威名氣焰之所加外敵強藩之自服非此無
與計事者而吾何愛千戶哉蓋自古人主以待非常之
才豈務惜美官以拂其瞻之意係國休戚為時重輕惟
今此除滿衆所願仰惟某官以身許國而有直方以大
之操以道致君而無卓絕行難之慮為儒者病於泥古
則大言無當而不通負才者急於稱功則小有所成而

復失孰若內通世務而儒以効著外應物變而才與氣
全昨聞季子之來歸上歎嚴君之見晚亹亹傾河之議
決千載之事於片言惓惓貫日之忠信九重之知於一
見游歷中外顯揚勲庸破拘繩之見而斥虛文植遠大
之模而略近效潛制敵國用綏邊庭貪夫之所深忌而
鎮以弗疑庸人之所苟安而期於必濟逮此在前之節
益殫劇上之勤凡納約自牖之間有感激回天之論指
山川於掌上固無聚米之勞吞雲夢於胷中獨抱投鞭

之志憤國蒙恥如身納汙使主上不忘於克復而未可
輕復必將建長策於萬全使天下各志於功名而無事
於虛名相與集大勲於一舉厲丹衷而思奮蹈白刃以
弗渝孤蹇百執之中獨任一人之責用能暮歲浸被九
遷亟長夏官更仍夕拜惟周六卿之任在漢五曹之兵
自非驚代之人豪孰對司戎之上寵昔史氏有建都之
論而吳人從飲水之謠在今揆策以圖全當使有進而
無退稍務經理以須真居可以作士氣於方張示國人

之所嚮將制梃以撻彊楚殆折箠以鞭赤眉惟公一身
濟此大業九州千七百國之盛謀無弗成中書二十四
考之榮茲焉可卜某固不專以閣下逢時為深慶而獨
竊謂公朝用大之可為譬之未病者雖中醫調適而可
瘳已病者必上智救療而後可上方肝食以興念士亦
彈冠而樂從然餘子碌碌以因人小才沾沾而自喜天
將降於大任人獨仰於明公永言孤蹤久辱眷寵八載
朝行之幸六叨除目之恩弗虞滿盈迺負疚疾念自絕

於清貫或少殄於殘疴偶茲更生以際盛事枝辭所禱
精鑑奚宣

賀魏樞密仍兼參政啟

恭審樞庭擢貳式隆宥密之權政路聯華兼贊彌綸之
任顧本兵之寄以人而重宜長城之衛無日不然詔綺
四馳士氣百倍伏想慶慰竊以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實
人君保泰之基見於未兆防於未然蓋臣子沈謀之術
仰惟今日深軫昔時不以修和之暫而自安於莫枕之

休不以納約之堅而遂怠於覆車之戒當匈奴之入盜
顧文帝何以為安昧吐蕃之詐盟縱馬燧亦將焉用事
若可恃而不必慮迹則甚詭而尤足疑方聖天子宵旰
而念此則百執事胼胝而敢辭况在鴻樞益顯戎政修
車馬備器械固有攸司進惟幄坐廟堂莫隆右府惟樞
機貴周密之有素則邊鄙無隙間之可投齊用晏嬰遂
獲折衝之效漢得汲黯無愧發蒙之譏是皆潛制敵謀
靜度事變此天下所以常寧而不擾而忠臣所以可用

而不誣課此偉功屬我君子恭惟某官蘊八元之善懋
十亂之功文章莫與之爭能如飛羽號萬人敵言行惟
當之為貴益夷惠稱百世師瞭然當世之著龜卓爾時
人之耳目勲藏明府名簡上心郎闈宗寺之華宣幕螭
頭之貴兼判四戶典職三銓繼進長於天官遂特封於
瑣闈翹翔清禁勸講邇英勞大者其位隆已司樞筦器
博者其用遠復預政機載惟清朝尚虞多事講信修睦
雖曰誓為百年可信之期患豫防宜有不敢一日自

安之志厯觀政弊實蠹治原拱手糜食而士卒習以為常肥已瘠人而將帥殊不知畏每掊軍俸嘗致怨言或給以楮幣而困於虧陌之支或代以敗繒而劣於見金之獲主兵者不一歲而輒易被堅者雖百戰而靡酬穀無半歲之儲糴有橫徵之迫要當深戒而痛懲烏可有名而無實至於闢荆襄之壤不如召募而使耕總淮漢之屯孰若選掄而久任事之大者莫過於此推而行之存乎其人韙茲儒苑之英來贊籌帷之密得時則駕見

義必為惟有德既進則朝廷自尊顧中興之功可日月
以冀如雷霆如河漢行觀麻案之宣作霖雨作鹽梅即
慶槐庭之拜伏念某身無可喜居有甚憂分薄命之當
然豈尤人之敢泥側聆顯制喜切懦衷諒賡康事之歌
願賦得賢之頌欲致平治非我公而其誰獲見休明顧
吾屬之何患有文書而銜袖掃門仞以曳裾豈徒借盛
事而言抑亦為斯民而賀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蕭參政啟

恭審疇咨人望參秉政機在甘泉從索之班昔無出其右者維中臺大政之柄茲故舉而授之清明之朝小大以憚竊以時雨將降山川所以出雲吉事有祥國家由此興治惟動丕應有閑必先審象而求固已兆商宗之夢卜獵而吉是將協周王之占仰惟東海之蕭實在大江之右五百年間世而出多士以為儒宗三千字獨對之餘一鳴而亞舉首天意密見謠言浸孚沙洲之漲夫豈徒哉庸知必相金甌之名則其覆矣斯拱而須既登

我公爰定斯識諒其得宰輔之位必於其天至於使朝廷之尊咸曰有德時固有待邦其以寧恭惟某官行直方大而全地道之光以智仁勇而兼天下之達蓋以東南之人物獨收鼎甲之科名色正芒寒文蔚以華其國雷聲殷默言出而加乎民方二十年樂於退而弗之求蓋一二公勉其來而莫肯顧儲此碩望揚於薦書身致雲霄於以動凝旒之聽轍環臺殿殆將伴文石之班冠冕細纁之儒衡尺斂板之仕未有四累之首而不兩地